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穀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贇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白孔六帖卷八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畋獵一

功課二

陷穽三

綱罟罝羅四

射五

候六

中七

獲八

算九

畋獵一　禽荒　規諫　天子畋　諸侯畋　示仁　非禮

白三畋禮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畋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不畋禮無事而不畋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禮曰畋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蒐田以時詩薄狩于敖　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傳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鶉兮特兮　從禽于外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好樂無荒　德用不擾　夜獵　春畋　校獵　豺祭獸文子曰先王之法也豺未祭獸罝網不通於野鷹隼未摯羅網不張於谷　順祭獸之時展從禽之宗祧之事傳曰楚子曰厲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畋獵爲宗祧　及時之畋中禮

之殺講戎事纘武功講一時之武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遵三畋之文時畋周禮爭禽之訟周禮斷其爭禽之訟頒禽脩祭禽之理獵得禽獸以供祭祀火畋禮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用火畋悌達於蒐狩矣禮曰頒禽隆於長者而悌達於蒐狩矣隆多也老者多賜獲獸爭禽易曰畋無禽恒非其位雖勞無獲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易畋獲三狐狐者隱藏之物畋獲三品乾豆賓客君庖前禽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給鮮毚兎詩趯趯毚兎遇犬獲之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射麋麗龜弋鳧與鴈兩狼並驅從兩狼兮御衆周禮太宰入則田役以御其衆竭作小司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爲羡唯田與追正

月竭作 鄉師掌四時之田 先期簡衆脩卒伍也 山虞 澤虞 皆掌畋獵之事 饁獸 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饁獸于郊注饁饋也以饋四郊之神有司大司馬也遂頒禽獸 仲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 有司表貊 立表而貊祭 仲夏教茇舍 遂以苗田茇草舍止也軍有草止之法 仲秋教治兵 遂以獮田 仲冬教大閲 遂以蒐田並大司馬之職 有畋獲禽獸者有司教導之 月令十一月 季春出火爲焚 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盬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德 介麋 述人告曰逢澤有介麋 譬如畋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左

爭禽穀梁蔡人殺陳佗也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而殺之與楊祥事皆云云　穀梁秋

蒐于紅以習戎事禮之大者艾蘭為防謂大防也置旃為轅門云云車軌塵馬後蹄掩禽旅掩取衆禽也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也面傷不獻嫌誅降也禽雖多天子取三十餘與衆士也

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鷹隼未

發短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取物然猶山不槎蘖妄發

期中進退履獲文選　因農隙纘武功　宋公載燧爰分左右之

孟　夏官建旗必殊險易之主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大司馬職云　建

旗于表置旃于門　田得禽而射不中穀梁田而習射射中而曰不得禽則得禽射不

中而曰得禽則不得貴仁義賤勇力講事必在於有儀盐利取覲於不犯竝驅兩
牡一發五豝司原虞箴曰獸臣司原忘蹄結網不狩不獵以畋以漁奉時辰
牡辰時也言及時馳逆之車掎角捕鹿翨氏昌氏反掌攻猛鳥各
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禁俗掌部格西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犯者王公以下錄
奏痛決一頓禽荒書曰外作禽荒暴天物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習
於畋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馬詩欲無犯時淫于原獸
思其麀鹿並后羿虞箴虞人之箴戒畋獵也獲胎拾卵蚳蝝盡取文選取樂
令日追恤我後發狂老子曰騁馳畋獵令人心發狂灞陵夜獵舊時將軍盤遊無

度十旬不返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于河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五子之歌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心苟發狂物斯暴殄外作之荒既暴於物內憂之禍必及其身荒矣武王之志荒矣獵較較爭也孟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不違俗也燔人家漢長沙王建德獵縱火燔人九十家坐棄市宣詔捨之削八縣也武功載績雖聞七月之詩遊田爲恒須懌三風之戒曹伯陽好弋割隙鮮染輪文選櫛風沐雨魏鮑勛叔業曰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理櫛風沐雨而不以時焚林文子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欲既犯時殺而盡物規諫刺荒旋刺荒也齊襄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刺之諫獵揚子雲作長楊賦以諫漢

帝獵也好畋晉侯好畋故魏絳陳獸臣之箴取監於后羿觀漁魯侯矢魚于棠遂觀之矢陳也陳捕漁之器臧僖伯諫之虞人之箴見上羅氏之戒禮羅氏致鹿與女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也老氏之戒見上發狂注云云樊氏之戒楚莊王好田故魏樊夫人爲之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爲之自戒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爲戒無逸之戒書周公作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嗚呼無淫于觀于逸于田于游也羅氏致鹿戒諸侯也羅氏掌鳥獸者戒見上注相如諫獵書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羣之獸駭不存之地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銜橛之變諫獵書云漢武除地爲上林帝令吾邱壽王舉籍河南隄封頃畝欲除爲上林東方朔諫乃止舉籍謂舉數其籍也獲罪

魏長水校尉戴陵諫乂獵減死一等

獵勝八音 魏文侯獵中道問侍臣曰獵之樂何如八音劉雎曰獵勝鮑魴曰樂上通神明下知人理況獵暴華盖於原野傷生育之至性因奏雎佞而問順云云

廣城頌 馬融李長爲校書時人以文德可興武德宜廢遂寢公狩蒐之禮自戰陣之去故使猾賊從横骴以文武不墜故上廣城頌諫之

露坐諫 見諫諍門

裨諶草創 吴孫策好獵虞翻仲翔諫策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也

天子畋示禮 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示汰 商紂爲黎之蒐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三畋 禮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畋

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畋獵 孟夏

不合圍 天子禮

王用三驅失前禽

楚畋雲夢之澤

漢獵長楊

之宮　羽獵　六師既陳（駟馬乃駕）當在鎬之年（天子無事）順于敖之狩（虞人有儀）周文有渭濱之畋卜曰所獲非熊非羆（得太公也）薄狩于敖（宣王詩）大綏（禮天子殺則下大綏綏大旗名殺獸也）吉日（宣王畋獵之詩）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德至禽獸（湯見張羅去三面祝之云云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禽獸）諸侯畋三畋（禮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畋）不掩羣（諸侯禮）不圍澤（國君春畋云云）小綏（小綏諸侯旗名殺則下小綏禮）楚田於夢（禮既失之）魯狩于郎（嘗其時也）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孟陣名）令尹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　盧令刺荒

齊襄公好畋獵盧犬名詩射鴻于囿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從公不釋皮冠與之言云云子

產唯君用鮮取鮮禽以祭示仁無麛無卵畋既以時殺亦

中禮不殺胎不夭殀不覆巢禮不射宿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欲無犯時殺不

盡禮射不剪謂向己者不彈物以昭仁解網見上注慕天乙之

仁且聞羅網卜渭濱之獵不在熊羆取之以道田不夭殀蒐狩順時合騶

虞之仁也胎卵盡取是竭澤之淫風鑒五子之戒無及於荒考三驅之文

不專於殺好生惡殺周禮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謂其矢物且害心多餧

獸之藥無出國門月令三月畋雖中禮不取於蚳蝝殺亦有仁無及

於麛卵苟不道其生成則何殊於暴殄沉澤周禮禁沉澤謂以毒藥沉水中令魚蟲盡死無得春夏探卵彈射飛鳥宣詔曰三驅之禮一面之羅求服其志不食其得放麑孟孫獵得麑使秦巴西以歸其母隨而哀鳴西不忍放之孟孫怒巴公云乃赦之後託乎巴西曰不忍殺麑可託也董仲舒曰禮不麛不卵取麑違命皆非禮也非禮未復命傳曰親獻子合諸侯城周田於大陸而卒范獻子出其栢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矢魚傳曰魯侯矢魚于棠非禮也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公不聽之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身剪禮曰凡有血氣之類不身剪剪殺也時殺禮曰禽獸不以其時殺非孝也有禮禮曰田獵有禮故戎事閑畋既有時殺其

中禮悌達於蒐狩頒禽隆於長者而悌云云苟或達於禮經則何殊於暴物傳曰晉厲公田使婦人先殺而飲酒而後大夫殺厲公先婦人後卿佐孔從獵洛陽苑唐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畋獵自放段成式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侯希逸好畋獵鳥鵲皆識謂之烏賊李客師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烏賊遊畋自娛李令問魏徵疏曰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畋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

出夕返馳驟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

截輕禽逐狡兎

韓元超留輔太子監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籞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綠叢薄冒翳薈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兎銜翳之變詎無可虞

冒垂堂涇原獸

長孫無忌從父敞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涇原獸可乎王遂止

彈治

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範彈治之

從獵涇陽

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從獵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

數出畋遊

虞世南帝數出畋遊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

以獵爲娛

張玄素太子承乾事遊畋玄素上書曰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豈不損盛德哉

僞約畋

裴行儉至西州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忘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

孫

伏伽言 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

柳澤上書曰 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走犬狎比小人盤遊藪澤陛下誕降謀訓觀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以呼鷹逐獸為樂 姚崇陝州硤石人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景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

趙武孟 彥昭父少遊獵

晝夜馳獵不堪其勞 隱太子建成為皇太子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

不可一日不獵 巢刺王元吉曰我寧

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上賦以諷**杜鴻漸明皇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諷**荒于游畋**崔鄖穆宗荒于游畋內酣蕩昕曉不能朝鄖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游畋恣樂流**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情傷志**憲宗數出游獵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游畋恣樂流情傷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武德獵**高祖帝紀武德四年閏月壬戌獵于好畤乙丑獵于九嵕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獻續虞人箴**白居易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高祖方獵蘇世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歡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容聽納獻賛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游獵韋杜**王琚懷州河內人玄宗爲太子間游獵韋杜間息休樹下

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列韋杜輒止

其校獵

盧懷慎卒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廬環堵痺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

韓休

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

遮道諫

潘好禮兼邠王府司馬農日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

勸止畋獵

李絳出為華州刺史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還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病辭

飛鳥見必羣噪

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罝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還馳衛將軍後居東都弋獵尤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

諸將憚其材武樊澤遷山南東道司度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從獵夷門崔弘禮過宣武從劉元佐獵夷門餘見賓客門荒畋獵藩鎮程懷直荒畋獵出輒數日而返馳獵近郊王播爲京兆尹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可止諫畋游王起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畋蓬萊池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曰絳嘗以諫我令可退也校獵渭川獻詩規諷呂向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校獵同州劉仁軌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懇惻致諫褚亮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惻致諫暮夜乃還李德裕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宵田爲獠注管子曰獠獵異弋江東亦呼獵爲獠火田爲狩注放火燒草並爾雅履獲進則履退則獲潛身伏草閒諫五代何澤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

數踐民田澤乃潜身伏草間諌莊宗當馬而諌曰陛下未能一天下而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莊宗大笑馮之止獵

天上黄金 吳泰裴好馳獵以鷹隼為事常曰天上黄金餘不足貴出九國志

騂弓金爪鏑 白馬蹴微雪杜甫遺典

長陵銳頭兒 出獵待明發同上

未嘗戴星 杜牧燕將録令天子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獵騎圍邊月 韓愈詩

人業射獵 呂元膺鄧巃川谷深曠人業射獵而不務農

千騎飈掃萬乘雷犇 李白大獵賦千騎飈掃萬乘雷犇稍搏桑而拂委大刮月窋而搜塞門

掉倚天之劍 彎落月之弓同上

功課二 獻禽附

白收禽論功文選會衆收禽論功賜也數諫衆寡又曰收禽舉觜數諫衆寡傳曰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數獸計鮮七命曰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功

禽獸課獻禽獸周禮虞中周禮小宰禽佐於虞中注云令得禽者置之虞人之旗中而後獻給焉

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以計功大司馬職云獻獸于公致

禽周禮獵孟子曰魯桓公獵獸而祭孔子亦獵不違衆也較爭多也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詩獻獸小宰獸人掌網罟田獵辨

其名物冬獻麋夏獻鹿春秋獻獸物時皆畋則守罟注備獸觸分禽平任安少卿為亭長邑人俱出獵

任安常為分禽麋鹿邵署老少皆喜曰任少卿分列平也孔得禽獻旗下禮志皇帝狩田凡射

獸目左射之凡出表者不逐之諸得禽其大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供庖厨乃命有司饁獸于四郊以獸告至於廟下

獻禽之課 文粹杜甫鵰賦解騰攫而竦神開綱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

田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 乃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獻者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通典

陷穽三

白周禮曰冥氏爲穽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靈鼓大面鼓也敺使趨穽擭也 又曰凡害於國稼者春秋爲穽擭秋塞穽杜擭 害稼爲禽獸也擭爲柞鄂也設於穽中秋塞之謂其傷人也 書曰杜乃擭斂乃阱 塞之

禮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 虎兕出於柙柙檻也 猛獸在於陷阱則搖尾而求食 擭獸利人 除害犯暴 標幟律云於深山作陷穽者須明立標幟恐陷人也 鷙獸禁暴孔治機穽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荼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拘若檻穽吳武陵信州人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抵回姑息不可謂明 自投機穽李翰五等論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 誘人文粹劉秩私錢議令塞其路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不可三也 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開元令 命塞陷穽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

嶽神虎不爲害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狐狖 韓文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網罟罝羅 四

白肅肅兔罝 詩 伏羲氏作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易 小宰獸人掌罟畋獸辨其名物 周禮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 託言人不知禮 羅氏掌羅烏蜡則供羅襦冥氏掌設弧張 弧張則罿罦屬以局置禽獸也 畋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 月令三月 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 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 雖有矰繳安所施 戚夫人歌 豺獺

未祭罝網不布於梁澤鷹隼未發矰弋不施於蹊隧　罝罘玉篇云罝兎罟罘覆車也　忘筌忘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施罛濊濊音豁　九罭魚網　一面見下　畢之羅之　周禮守罟備獸觸也　罟罶　禁罝羅罜麗罜音毒　良罟里革斷罟公曰良罟也　鳥亂於上莊子畢弋機變多則鳥亂於上釣餌罟罾笱多則魚亂於下　削革羅落罝罘多則獸亂於澤莊子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以網無情故也　虎豹在囊檻　漢以網為周祛祛遮禽獸圍陣　湯羅祝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曰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　孔載三十車

巢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罟網三十車設罝罘於道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罝罘於道

易人取禽獸之勞文粹元結補樂調網罟之為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免禽獸文粹楊炯少姨廟碑免禽獸于網羅

雲羅張天網布文粹李白大獵雲羅張天網布羅網罝罘彌原峭格掩路

綿綿文粹陳子昂陳居士墓銘綿綿羅網寘寘高鴻

鳥雀李商隱劉乂傳羅網鳥雀

蜨蝶飛而不度文粹李白大獵賦蟻蠓過而猶疑蜨蝶飛而不度

張羅網於門韓文實録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横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

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

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元稹制策

虞羅自合虛施巧杜二鷹詩

借狗求罝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爲害

網罟歲廣李又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又上疏譏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

射五　禮射　善射　不中　矜恃

白男子之事禮

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以威天下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有志尚書若射之有志有志則中

善射

五射周禮六藝一日五射注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射法法亦禮也

習射上功習鄉上齒言功多者居上

藝成而下

貫革

徹札養由基蹲甲而射徹七札

并夾取矢周禮

危弓

安矢具弓矢門引彊周渤云云決拾儀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告賓弓矢既具有司請注云決猶開也以象骨為之著左臂鉤絃開體遂射以韋為之所以紩非射時則為之拾謂斂也福儀禮射曰司馬出于左物之南立于所設福之南命弟子設福福猶柜所以承齊矢也乃設福於中廷南當洗東肆東肆繼於賓也福長如笥破的奠豊棲鵠啼猿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和容正志射戲李廣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陣闊狹以飲射戲求踈密持酒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也禮射昭誠心射以禮成賓申賢序射侯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主皮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決拾既佽　君臣合射　大侯既抗射矢斯同

行以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將觀盛德必愼令儀燕

以序賓射而選士射而觀德三侯文子五正爲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也禮記飾以禮樂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盡志於射　繹己之志射之爲言

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心平體正持弓矢固審然後可以言中各射己之

鵠　動而中禮發必循聲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失正鵠者反求諸身合

射以禮序賓以賢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百中五善四鏃如樹言中考繹志之文不專貫革稽和容之善寧在主皮君子必爭賢者不失發必循聲既合采蘋之節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三年之妙雖貫蝨心五善之容何乖貍首賓射之禮周禮射夫既同周禮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容乏也節樂之節也豻獸名獲弊也以燕以射詩三耦四矢四矢既挾周禮司裘供射侯設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大射大射者謂祭祀時王將有

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鄉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謂三公及王子弟封畿內者與衆臣射者也考功梓人張五采侯此五正之侯也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居三去玄黃二正自蒼而畫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二與士射以豻皮飾侯也肆懸懸磬乘矢四矢順羽而興儀禮執矢之禮記曰大夫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人大夫故取公士不宿戒不戒而習之其牲烹狗于堂東方祖陽氣之在方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禮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中多與祭而君有慶少者不與祭而君有讓慶則益地讓則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父鵠子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

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志各思念己之鵠而射之中則得父子之道 橫弓却手 儀禮 決拾 并夾 楅 見上注 太守行禮 韓延壽為東郡守春秋鄉射陳樂揖讓 習射獲罪 後漢劉琨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儀以素木瓠葉而為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兎首縣宰率親屬觀之王莽以琨聚徒私行大禮借上乃繫琨及家屬莽敗乃免 善射 彀中 射麋麗龜 射則臧兮 舍拔則獲 弓矢既調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取笑 六鈞 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一鈞 七札 養由基蹲甲而射徹七札 飲羽 李廣見石以為虎射而飲其羽 弦不再控 矢不虛發 百步穿楊葉 養由基 矯矢猿啼 由基 引弓鴈落 庚羸 中九烏 羿 弓不虛發

李廣控弦而獸伏屬羽而鳥下貫蝨心於三年穿楊葉於百步藝出常倫絶倫引猿臂控烏號敏手支左屈右見下如拒如附射者手也發彼有的應弦李廣為將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則應弦而倒用此奇將兵國數辱也善息史養由基射楊葉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教我曰非能教子引左屈右也夫百步中楊葉而不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人不知晉魏舒為後將軍盧毓每與參佐射常為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為數毓初不知其善射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莫有之敵者賭牛王凱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濟與對射賭之凱矜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令探心來一割便去不中禮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身反求身不怨不得爲諸侯天子之射謂之射侯中而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不與於祭天子射於射宫射中則與於祭不中則不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於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於地進爵黜地是也故發不中則反求諸己而已矣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一發不中則棄前功出征云云循聲既爽於采蘩發矢遂乖於楊葉云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可教見上門善息注有負薪之憂無穿楊之妙射不主皮矜恃恃射傳若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辱國死藝傳曰潘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羿善射
注云賤其不尚智謀矜射力必當於死藝也
不得其死焉 一矢復命 楚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弢一矢復命
傳 孔賊不敢前 卹行恭善騎射王世充戰印山流矢著
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
前 射無空發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彎弓
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 善騎射 李客師
善騎射
又 長孫詮有甥趙
持滿者善騎射 逐野馬 持滿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
射之矢洞於前邊人畏伏
所射皆應弦仆 薛仁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
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
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
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 五甲射 仁貴為
鐵勒道
總管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
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 走馬射帖 孫
伏

伽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

七矢斃七人 馮盎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乃退

供奉仗內 張孝忠天寶末以供奉仗內

古先哲王莫不遮襲 源乾曜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謂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共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遮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同恡費而舊典為虧大射謂春秋不可廢

分曹習射 田弘正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

每射破的 王栖曜賊將邢超然守曹州秉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殪之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覘百

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許獵近郊 賈耽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

手射賊 來瑱賊攻穎川手射賊皆應弦仆

萬人敵 李晟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一日射雞兎九十五 藩鎮王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雞兎九十五觀者駭伏

張萬福業儒不顯乃學騎射

見白鷺射中其目 石雄徐州人初雄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射冠軍中 田顒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開門鬬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

理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 劉感仁杲約降感紿諾仁杲怒執感理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詈益甚

中左目 張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

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

射皆披靡　南霽雲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射佛寺浮圖　霽雲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射賊百步內　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

裴旻　事見虎門

馳射爲樂　吳兢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爲樂

神武超絶　突厥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兎起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兎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絶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

賜弓矢射禽　呂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荊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一發貫

二鵰 高駢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射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馬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不入鐵不如不發 五代景延廣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

溢的 徐敬業射必溢的酉陽雜俎

志射 朝野僉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所在則中有王靈智者學具法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興弓矢執一短刀矢來揮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鏃法耳

一發竹分 唐史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筒值舍外見繞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寇乃歲暴吾鄙令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終不以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

張歸霸 張晊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

飛騎 貞觀中揀旅力驍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

上出遊幸即從駕行兵劉餘傳記

捎弓拔矢 江南野史劉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幄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上城射之矢去御坐數步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死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坐於壁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捎弓拔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所能中之

筈不虛彀 霍王元軌詔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虛彀羣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令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三發連中 薛公達佐鳳翔會軍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衆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護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因自免去

為母卜 安重榮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頹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頹母兄謀共殺頹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

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廻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五代史

射金瓶

崔仁冀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瑒酒酣因以金瓶置射堋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瓶之賓武肅王命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蕃賓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之賓再發中之蕃蕃使懟服者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并帛器以奬之自是命諸王子皆師其射法吳越史

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

在達靼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伏以為神五代莊宗紀

射生子弟

李寶臣善騎射皆覘虜射六人盡殪及還為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弟

三矢殺三人

薛仁貴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

矢殺三人於是虜慴皆降虜為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擒偽葉護兄弟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本傳

善騎射 李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幼不嬉弄善騎射 又 郭晞善騎射從子儀 又 李懷仙守營州善騎射 又 王武俊甫十五善騎射征伐有功

侯六 祭侯附

白周禮梓人為侯廣與崇 崇高也 方參分其廣而鵠居焉 器以皮為之各以其侯居中三分之一也 兩介與其身三下兩介半之 兩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上幹下幹皆謂舌或謂舌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盖取象於人張臂八尺長六尺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尋一人張臂

之節網謂繩絹籠網舌維持侯張皮而棲鵠則蠢以功儀禮大射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謂獸侯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三正而立天子侯燕射之禮各以鄉射之禮而張此侯也又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武人迹也中人之迹一尺二寸祭侯周禮射人祭侯為位注服不氏以祭其為位服不氏受獻之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折俎獲者執以祭其辭曰惟若寧侯彊飲彊食語爾子孫諸侯百福謂爾子孫後世為諸侯儀禮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與薦皆三祭三祭

處處獲負侯中也北面拜受爵司馬拜送爵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左介設俎豆籩在西豆在東是以獻俎當其北獲者以為功也南面坐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主中者若神在中侯以明之書　二侯孔去殿九十步禮志射前一日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可以張射侯文粹歧公遺愛碑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權德輿賓登時畢諸將備戎裝韋蘇州始建射侯詩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符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衆賓登時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噪武更揚天子五正李善選張大侯注鄭司農曰王張五采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取

五方正也於大侯上也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禮志干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獲者持正自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同上皇帝射於射宮則張熊皮去殿九十步通典觀於射宮則張麋侯如親射儀同上通典

中七

白周禮射鳥氏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中以盛筭舍謂設筭於中以持射而取之中則釋之射禮君於國射皮於樹中於郊閭中於境虎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儀禮鄉射記國中射則皮樹樹獸

名國中城內也中則翿旌獲尚父白羽與朱羽糅於郊謂主皮也又王制曰在郊閭中閭中獸角似牛一角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

獲八

白儀禮獲者坐而獲射者則言大獲獲得也講武田之類是以獲中為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律相生獲而未釋其筭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復位

釋獲者進遂取賢獲勝黨之筭司射視筭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負侯也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命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孔布獲者位之東禮志射前一日布獲者位之東東面負侯面北立禮志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獲者持旌自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面北立侍中一人奏稱有司請具請射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之止同上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同上皇帝觀射於射宮獲者位於之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將射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皇帝射於射宮獲者持旌自之南行當侯東

行負侯北面立已上通典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同上獲者謂看矢疎密者通典

算九

白儀禮曰司馬去侯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箇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司射北面曰不貫不釋釋算也不貫不中也上射揖司射反位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餘算則反委之禮尚曲也司馬降釋弓反位命弟子委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釋

獲者東面于中而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純全耦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縮縱也十爲廞而委之有餘純則横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之純下又縱之禮曰前籌八十八十者各以十爲耦爲正孔筭籌唐孔穎達曰多筭者筭籌也鄉射記曰前籌八十有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出論語正義司射引王公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王公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筭賜物不中者罰通典

白孔六帖卷八十五

白孔六帖卷八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文教一

白文王以文治　經緯天地曰文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潤色鴻業　大漢之文章炳然與三代同風　煥乎其有文章　文足昭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所以振文教　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以弓喻也　虞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書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文德因壘而降 武王克商乃偃武修文 每歲孟春遒人木鐸徇于路振文化教也

民成俗 吾將以爲文教 馴致發揮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文勝質則史 文明以止人文也 孔文治

熠然勃興儒學列傳序太宗既即位四方秀艾文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熠然勃興 任治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杜牧原十六衛 太宗身櫜鞬風灑露沐然銳情經術唐儒學序

舉天下一之於仁義 莫若儒儒得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同上 先論文誥前代伐叛皆須先論文誥儻未柔伏則當臨以兵威贊皇公一品集 崇教本以厚民風許州牧杜

公釋奠于宣父之室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扞率無寧歲爾來生徒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為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宗教本以厚民風乃卜新宫葺葺濟濟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户知敬讓父誨其子凡規其弟不遊學堂與廛市同由是纍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馬劉禹錫先聖廟碑

喻蒙篇　馮伉

授醴泉令縣民多猾為著喻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舊史

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已遠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文藝序

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雍所以行

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其文德有如此者楊炯少姨廟碑採摭軒昊牢籠虞夏闡孔子之學堂數一代之風雅以王者之文教也李庾西都賦

文行二

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君子博學於文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汝爲君子儒 澡身浴德 門傳素風 身服儒行 修身慎行 飾躬 君子懿文德 美秀而文子太叔 文而有禮晉公子重耳 孔朝廷許其勝流張九齡傳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

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文行知名　五代史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故時人謂玉界尺

聲華行實光映儒林　韓薦張籍

文行先生　元魯山謚李華

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　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者升堂上陽城傳

以文雅稱　唐甄濟

以詞華著名　姚元崇耽玩墳史以詞華著名

君子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　亦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文藝序

世稱白傳文行比造化之功　陶穀白公影堂記

有文行之美　柳文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

士之求售於有司　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

汝南周頵容又先唱之矣遊披之列亦以加慕出羣之

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慼焉柳文

材有沈杞張莊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朋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韓文文行知名五代張文蔚初以文行知名

文辭三

白文圃辭林君子避文士之筆端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鄒衍雕龍之文　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爲揚子揚

雄鳳藻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挾天凌雲司馬相如擲地振玉孫興公賦成具友人曰試擲地必作金聲羅含吞鳥夢吞五色鳥後有文章麗藻摛藻游夏之文文學

子游子夏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其辭文　其言曲而中　出言有章　文辭以行禮　子朝干景王之命文辭何爲辭之輯矣何以文爲

遲速漢枚臯爲文疾受詔立成相如爲文遲故所作少也

閣筆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五藏桓譚子曰揚子雲甘泉賦成夢吐五藏出在地

宿構王粲舉筆成文時人以爲宿構

兩都賦理勝其辭三都賦文過其意陸逵三都賦序云

患才多陸機文才秀逸張華謂曰人爲文患才少子爲文患才多

焚筆硯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孔博學善文章吳通玄與弟通微皆博學

善文勁迅有體要　李栖筠為文章勁迅有體要

燕許大手筆　蘇頲自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别録副本書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

爲文華婉　崔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毎勑委之

援筆成文　李白援筆成文

即府置文學館　濮恭王泰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

屬辭雄蔚　宗室漢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

温李　温庭筠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温李

文章婉縟　虞世南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

于休烈善文

詞章峭麗　龐嚴詞章峭麗

裴矩　有文藻

蕭瑀　善屬文

治世華采　令狐德棻賛曰德棻之辭章治世華采

夜直論文章　杜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

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覽吾文頗進**令復得子**白居易工文章未冠謁顧况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精切**居易於文章精切**居易贊曰**杜牧謂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父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李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雄深雅健**柳宗元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穿天心出月脇**皇甫湜顧况集序逸歌長句駿發蹈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索所為文章上寶劒篇**郭震武后既與言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劒篇后覽嘉歎**李嶠**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李百藥帝嘗與皆賦帝京篇歎其工

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方晉二陸 虞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

搜章摘句 段秀實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

長於應用 常袞文采贍蔚長於應用

詆誚蕪猥 張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

又張鷟盛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

新羅日本出金購文 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

藻翰豪邁 趙涓

屬思精壯 張說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韓愈 至于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于天地之間而無虧

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韓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

以文害事　高錯文宗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令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

屬辭贍敏不爲奇澁　封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澁語切而理勝

聯珠集　竇羣凡常平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敏速若注射然　陸扆進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

以文章自高　鄭仁表以文章自高

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　昭宗優遇之

呼噏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　柳宗元答問

清文動哀玉　杜甫酬辭文詩

短篇隻字　杜甫封西嶽賦序白頭之後奇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

士大夫棹鞅於文囿　柳宗元序

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言乎

文柳宗元文 落筆生綺繡李白詩 雄之遣言措意頗短局滞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柳宗元答韋珩書 世南五絶虞世南帝每稱其五絶四曰文詞 後出詞人之冠張九齡張説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獻復明堂九鼎李泌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 作者伏其簡拔柳渾毋兄識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逺於識 文藻雄蔚楊炎文藻雄蔚 藻翰精富呂温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 倣離騷數十篇柳宗元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流輩推尚既竄斥地又荒癘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不立藁張巡爲文章不立藁

鳳閣舍人樣 徐堅屬文典厚楊再思每日爲鳳閣舍人樣

孫孔 孔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爲孫孔

屈宋衙官 杜審言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

評文 王勃傳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耽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胡楚賓 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

屬文奇詭 閻朝隱性滑稽屬文奇詭爲武后所賞

北京三傑 尹元凱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累轉晉陽尉少微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正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元氣 李義山平淮西碑公之斯文如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

雷電下取將韓愈酬張籍朝夕歌謠使成文章柳宗元與蕭俛書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

文陣雄師開元遺事張九齡覽蘇頲文卷曰蘇生俊贍無敵當為文陣之雄師

筆參於造化李白與韓荊州書

劉憲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

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李邕始邕早有名既入朝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

公卿愛之交譽陸據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

著弔古戰場文李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蕭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閒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抉精

别華　孫樵書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扶精别華期到聖人

指摘疵短　顏師古字籀薛道衡為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

其文浮靡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平龜茲露布　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時所稱上

滕王閣序　王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五王出閤冊　凡勵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志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勵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奏樂屬文　李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

屬文李觀 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覯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用思精緻 崔元翰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

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 于公異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洛嗟一再

文章李益 李益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回復明辯 歐陽詹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

絕去翰墨畦逕 李賀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人無能效者

號三十六體 李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草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

時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張説論文

開元中張説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斚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以多爲富

五代和凝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

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貢羣類之頰舌居内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致也劉禹錫集

如非煙祥風縁飾萬物

同上

令狐

集紀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燿藩方如非煙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

如繁星麗天 同上柳宗元集紀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如摶翠屏浮層瀾 同上董集記得董生之詞杳如摶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翠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

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 韓愈詩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 韓愈上于相公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

取青媲白 柳宗元讀毛穎傳世之模擬竄切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之辭者且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杜甫醉歌行玉珮瓊琚大放厥辭韓祭柳文摇毫擲簡韓愈詩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摇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龍鸞炳文章李白詩裴生覽千古龍鸞炳文章文場元帥明皇謂張九齡真文場元帥也作者之表權德輿荅楊湖南書黄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釆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抉摘錙銖文辭元稹李白之文清雄犇放李白上裴長史書前此郡督馬公許爲竒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犇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杜牧寄小姪詩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蒙金以砂錮玉以璞文粹孫樵與賈秀才書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

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文章亦然

時世之文多偶對 文粹裴度寄李翺書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

猶路鼗出于土鼓 文粹獨孤及皇甫冉文集序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具麗有過於古者猶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鳥跡

文章之道不殊 文粹張說上官昭容文集引漢稱班媛晉譽古嬪文章之道不殊

學既慙于刻鵠文有愧于雕蟲 一品集道眞容讚

良史才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潁傳良史才也

與諸人異當令後代作法 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帝嘗謂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韓休蘇頲集序

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雲霽寂無人聲

文粹李德裕文章論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

發李漢韓文序　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聲要妙　韓文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

奴僕命騷　杜牧李賀集序遠去筆墨畦逕使目未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光焰萬丈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文者貫道之器　南部新書李德

韓文　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李白與韓荆州序

文理貴中　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成也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公以爲然

澁體　朝野僉載唐徐彦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鸕閣以龍門爲虬戸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嶽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兎爲魄兎以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也

罷櫛綴文　北夢瑣言

温庭筠理髮思來即罷櫛綴文

文章風尚 國史補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則學淺於白居易學矯激於孟郊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恠

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 唐史藝文志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

精深閎博各盡其術 同上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其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

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 唐史贊貞元元和間遂以爲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劃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

當其所得粹然一出

於正 同上刋落陳言横鶩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 唐史文藝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彫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 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

上水船 摭言朱梁時姚洎為學士一日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帝曰卿便是上水船洎甚慙

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杜甫贈汝陽王班詩**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杜甫贈李祕書詩**錦繡心**樂史李白集序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邪不然何開口成文**令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者士之末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書令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者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鏗鏘陶冶**同上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比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為文以神志為主**同上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

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

引筆行墨　柳文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琢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至亦何所師法

文者以明道　柳文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

發於羇旅　韓愈荊潭詩序文章之作常發於羇旅草野

爭裂綺繡牙攀日月　柳宗元荅友人求文章書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廢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思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

具筆札拂縑緗　柳宗元啓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讚揚大功垂之不朽

文章有六說　李翺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

苟適而已具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也

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

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也裴度寄李翺

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杜牧書

太公遇文王贊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曰爾為文乎曰然因與題太

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吕望潛華城闢匯近風雲尚睽漁磯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峘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東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連昌宫詞　唐荊南崔潭峻歸朝出元稹連昌宫詞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樂天之長為多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三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眞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元稹序

排終拉賈　韓休蘇頲文集序豈特排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

韋處厚　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

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

蹇亢以門望自負 嘗矜其文具辯似管夷吾劉禹錫序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崔信明傳

孟詩韓筆 韓愈能古文孟郊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獺祭魚 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韓愈進學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唐文粹李翱書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

撑霆裂月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作

崇巖峭壁雞跖集李賀文體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時人多效之也

述作四

自作述之謂聖明　孔子述而不作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譔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

法言

訓纂　反騷揚雄好古樂道欲窮文章成名於後以經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以箴莫善於虞箴賦莫大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反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者也

採摭羣言　晉著作郎周左右史之任也

竊名向秀於莊子舊注外

為解義妙析音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具義零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具二篇定點文句而己秀本後出故令有向郭二注**刪定**楊終字子山為校書郎受詔刪定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為業**班固字孟堅典校書篤志於儒以著述為業具詩門注**小子何述**

詩五

白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六義**詩有六義 **五言**李陵始作 **詩人之賦麗以則** **詩緣情而綺靡** **建安之風格** **禮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篇章之圓** **清辭** **麗則** **綺合** **四言**韋孟始作 **六言**谷永始作 **九言**高貴鄉公 **七**

言 漢武柏梁

三言 夏侯湛

孔元和體 元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京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云

蘭亭絕唱 在越時辟竇鞏鞏天才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上

譏切世敝 鮑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

得江山助 張說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歇後體 鄭綮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

楊收 十歲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

神物護持 劉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著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因有神物護持

注想待元老 裴度拜中書令

上巳宴曲江度不赴帝賜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
我家柱石衰憂來學立禱朕集中欲見公詩故云此異
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思苦奇澁**孟郊為詩有理致
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最為韓愈所稱然
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長於樂府**張籍為詩長
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於樂府多警
句**為月蝕詩**盧仝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
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苦**
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賈島初為浮屠名元本
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
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當其苦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
尹跨驢不避謼**氷柱雪車**劉乂能為歌詩嘗穿屐破衣
詰之久乃得釋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氷
柱雪車二詩出**歌詩最善**崔咸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
盧仝孟郊右感慨泣下詩文中歌詩最善

送西江詩 馮定 詔開元霓裳羽衣曲參以雲韶肆于庭定部諸工立縣閒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送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

聯句命題殿壁 柳公權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切命題于殿壁

論詩工否 鄭覃進洪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

號為小杜 杜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應聲成文婉切而麗 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令中春而衣已就公權為數十言稱賀

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自寫以賜 宋璟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哀吟泣下 李密去之淮陽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

氣質自高 高適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進詩七百言 韋渠牟遷秘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

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 劉禹錫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

五言長城 秦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蔡允恭 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人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

李詩謝賦（謝偃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賦歡喜詩（杜審言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后令賦歡喜詩嘆重其文）傷時撓弱情不忘君（杜甫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當時歆慕（李適為學士凡天子燕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繼雅頌體（孫逖入為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緒密思清（王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曲江詩太真等為上（劉太真德宗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

真李紓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滿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

施之圖繪

李益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歌聲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

悉索家笥詩得五百篇

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遣中人悉索家笥詩得五百篇以聞

集客賦詩

李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王賜帛百疋

微辭譏訕

薛逢牧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緜二州刺史

述古興亡

虞世南後帝為詩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

田家詩

五代馮道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齊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

傷農因誦丈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

離合詩　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詩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匆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

帝問其詩　孟浩然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弃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多為憂苦流寓之思　五行志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

詩妖　五行志天寶中有述士李遐周於宜都觀院廡間為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而人皆不悟近詩妖也

賦六

白賦者古詩之流也　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　荀宋

賈馬賦體物以瀏亮選 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 紙貴三都賦成人未之重左思以示張華華深稱賛之兼作序豪貴競寫都下紙貴 孔上清暑賦崔仁師為中書舍人帝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 海鷗賦崔湜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為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 幽征賦崔液湜弟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南都賦蒲州刺史徐彥伯上辭致典縟 讖揣當世韋承慶嘗謂人所以攄滴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讖揣當世 岑文本理究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究哀暢無所訟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威鳳賦長孫無忌帝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 獻賦自況張九齡既忤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

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容然卒以右丞相罷

宜付太史 許景先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宜付太史同上

士林一時傳布 楊茂孝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

諷危 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帳帝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容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

賜懷昔賦中恩意 楊琮為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詔覲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

獻大明賦 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

誦賦泣下 舒元輿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閒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欄誦賦遂泣下

作思謹賦以刺

時 劉知幾時吏橫酷淫及善人知幾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謹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

著閒居賦 楊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顯時著閒居賦自記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流乎

造語警拔 李程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後來之英 徐浩張說稱其才見喜雨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

塞士賦 元德秀善文辭作

寫月賦 袁朗在陳為秘書郎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以自況

奏賦三篇帝奇之 杜甫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述功德 劉允濟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答

詔獻辭賦 李邕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

奏美人賦 呂向帝嵗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

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

賦土火爐　孫逖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

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李華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讁九年　劉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讁九年等賦數篇

和帝賦　陸扆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庭文書後無繼者令朕得之

猥稱賜敬德　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

八吟　摭言曰溫庭筠敏於為文未嘗起草燈燭下籠袖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八吟

日出扶桑賦　五代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殿前作賦聲摩空　李賀

西遊因獻長楊賦李白詩

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唐史

讀杜牧阿房賦吳武陵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祖道長樂坡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譽拔而武陵音吐鴻暢

運源賦邑載嘗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因竹作碧鮮賦世宗稱善

詞人之賦文粹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孫逖文公集序顏真卿

賦以陳事李善注文選

李程賦在李程以日有五色賦登第後試有舉人浩虛舟卷中行此賦至末韻云浸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乃笑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得言晚水秀發北夢瑣言

惟皇戒得賦謝偃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夏桀以珠臺為

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塵影賦**倡為塵影賦帝美其文**腹笥**撫言吳子華為賦一夕夢成於腹笥**錦繡堆**謝庭浩以詞賦著名錦繡堆撫言**崢嶸甚**喬彝京兆府解試渥洼馬賦斯須而就其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彝崢嶸甚乃以副解薦之**落筆中書堂**杜甫歌曰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朝為百賦猶鬱怒**韓文**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李白詩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頌七

白頌者美盛德形容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

吉甫有穆若之談詩曰吉甫作誦穆若清風　季子有至矣之歎傳曰吳季札見歌頌曰至矣哉

頌優游以彬蔚選

頌而無諂孔

洛出寶圖頌崔融洛出寶圖頌尤工

奏籍田三元頌岑文本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

封禪壇頌張說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太山以誇成功

立頌太學門楊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遂著令生徒為見立頌太學門

獻頌元宗封太山劉晏八歲獻頌行在

李絳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權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遣錢千萬絳上言

芝草

嘉蓮二頌袁朗陳後主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嘆賞尤厚上釋奠頌孔穎達上釋奠頌

獻嫡皇孫頌庾抱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獻頌闕下

張昌齡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奉金帛請其文李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辭類俳優邕載事無大小必贊頌至於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頌以褒述功美李善文選注世咨其文蘇頲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

論八

白論則析理精微論精微而朗暢選孔忠孝論許王素節

母被譖死出素節為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

斥漢馬后 太宗皇后長孫氏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當誡守者

徐彥伯著樞機論 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徐彥伯乃著樞機論以為世戒

八卦論 蘇晉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頳叔秘書少監王紹宗嘆曰後來之王粲也

毀茶論 陸羽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著石論數千言 李昭德怙權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

論以評議臧否 以當為宗李善文選注

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 李白贈參寥子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 李白

千寶著論近

乎王化根源　文粹李華序

銘九

曰銘則序事清潤　選　銘博約而溫潤　文賦　禮曰君子之觀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　言美其人為此銘也

孔銘朝覲碑　蕭崔融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嘆美之及己封即命銘朝覲碑

撰王承宗先銘　俛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賜宸扆台衛二銘　馬燧斬李懷光降衆猶萬六千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衛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

試彝尊銘　崔渙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

入判者于餘吏部侍郎嚴挺之試彝尊銘謂曰予清廟器也故以題相命 **讀者憐其志** 李華為元德秀權皐銘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詠其形容有異于古** 文粹李翱荅寺僧書銘古多有之湯之盤銘衛孔悝鼎銘秦始皇之嶧山銘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近代為銘大抵詠其形容有異于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節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勸戒于世也 **銘以題勒示後** 李善文選注 **功德卓異者所皆銘紀** 權德輿其文雅正睢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所皆銘紀十常八九左傳 **八佐在吳** 銘雙闕於盤石李白陁羅尼幢頌序

誄十

白美終則誄發　孔丘卒哀公誄曰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誄纏緜而悽愴

選 魯莊公馬驚敗績縣賁父爲御曰是無勇也遂死圉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股間也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

之有誄自此始也誄其戰功以爲謚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誄累也累列當時之行以作謚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故也諸侯相誄

非禮也　追念勳勞孔誌行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

其辭也私爲之誄以誌其行呂衡州誄　是旌是告永永不渝故友洛懷累行陳謨云云

上**追列遺懿** 二三友人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虞

鳴鶴誄上 **誄行謀謚惟古之道** 生而無位歿有其號 **爲誄志有孝恭慈**

仁之誠 柳宗元吳君集序 **不能竄一字** 文粹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雜

說陸龜蒙 **誄德銘功厥義有三** 文粹元魯山墓碣凡與門生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夫

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先烈下以聳示後人李華 **德先生誄** 或曰德先生者奚氏

余曰南陽張姓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余曰原思窔不齊比也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督余曰君子道消故仁賢窮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李華 **犬必啗肉** 丁用晦芝田録元魯

小誄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室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誄

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餧死空谷

牋誄任昉騁杜甫張九齡詩

蘭陵先生誄閭士和著

白孔六帖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許立塈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勤學十一　廢惰十二

過時十三　幼學十四

箴一

白箴興於補闕　箴頓挫而清壯　官箴　虞箴昔夏后氏命百官箴王闕虞箴箴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虞人云云可不懲乎　孔進諭善箴韋承慶遷司議郎太子監國進諭善箴　獻虞人箴以諷白居易穆宗好畋游獻虞人箴以諷　賜君臣箴杜希全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獻獄官箴裴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　太醫箴柳公綽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

太醫箴 **其辭挺切** 謝偃傳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以諷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以箴贈行** 楊炯舉神童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 **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 李義府獻承華箴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諷直者太子表之 **箴以譏刺得失** 李善文選注 **上丹扆六箴** 李德裕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作詔謝其意

碑

白事具喪部碑門

碑披文以相質　黃絹　絕妙好辭曹娥碑背有人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楊脩曰黃絹是色絲色絲是絕字幼婦是少女少女是妙字外孫是女子女子是好字虀臼是受辛之物受辛辭字所謂絕妙好辭

孔福先寺碑皇甫湜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綵繒甚厚

諸葛石刻南蠻傳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指捂

誦碑無謬高智周嘗誦碑無謬者

刊誓段文昌長慶二年黔中蠻叛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修貢獻

頌美許圉師爲虔州刺史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

著惠韋杭爲永昌令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立碑著其惠

遺後人

作矸石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矸石耳

寘壁 楊炎薛邕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寘壁日諷玩之

李栖筠 為常州刺史人為刻石頌德

劉晏 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製紀功碑褒賜 韋皐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立石紀政 殷侑拜義昌軍節度使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

刻石載德 高厰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

詔鑱名泰華二山 安金藏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名泰華二山碑以為榮

持簡操筆從而寫之 韓愈平淮西碑文表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必有奇能博辨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

辭事相稱 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商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之歌辭事相稱同上

乾

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同上古碑殘缺皆篆磨滅賈至宓子賤碑序碑版照四裔杜甫詩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孤嶂秦碑在登樓同上碑版笑顏竣元稹詩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有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陸龜蒙野廟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祭韓愈文崔協任圜明宗問誰可相重誨以崔協對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沒字碑棠棣碑賈敦頤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讀路傍碑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拘游洛龍門讀路傍碑穎士即誦華

再閲拘三乃能盡記閲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索靖碑歐陽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百步復還立觀疲倦即坐困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願立碑省戸下以頌德國楊忠䲜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怤願立碑省戸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黄金識其處

磨班超紀功碑姜行本高昌之役為行軍副捴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刋頌

没字碑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陳國威靈

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唐李晟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

字青石赤岣嶁山岕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韓愈岣嶁山

文字缺滅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祭湘夫人移之於新或失其

真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當晝而文星見不寢而白鳳來鄭亞贊皇公一品集序公祇膺宸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見不寢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功尊元后無私之化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昔篆將磷文粹賈至宓子賤頌復立碑魏徵薨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及纖人毀短乃仆所為碑遼東之役還復立碑碑以頌德李善文選注已慙黃絹之辭文至淺陋已慙黃絹之辭性苟不廉益昧素絲之節字重青瑶鐫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瑶鐫韓送靈師頗黎碑驪山箏殿側有魏温泉堂碑其石瑩徹宮中呼為頗黎石之碑也出楊妃外傳雞碑芝田録序智昧雞碑碑流汗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醮于紫極宮宮本呉少誠生祠晉公廢以為宮醮之日雷霆大震少誠德政碑流汗成泥嘉

話

青苔久磨滅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李白襄陽曲

辨碧落碑 紀聞譚絳碑篆千餘字李陽氷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等為母造道門尊像

帝王無德政碑 盧氏雜說憲宗時中人吐突承璀為帝立德政碑礱石請文內相李絳奏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德之事恐貽笑天下遂止之也

樂石 封氏見聞記嶧山碑云刻此樂石人多不曉顏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其文剥缺 韓文黃陵廟碑湘旁曰黃陵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

苔侵 李白詩欲覽碑上文苔侵不堪讀

檄三

白愈頭風陳琳字孔璋作檄魏太祖讀曰愈我頭風起相如司馬相如以木為書刺外國之君至漢國項羽檄漢高祖入燕營魯仲連檄燕將為彭澤晉毛義家貧養母郡檄義為彭澤令之任後母亡辭之不就孔駐馬即辦房元齡為秦王記室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初不竄定薛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囊中檄楊再思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馳檄比州崔造朱泚亂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傳聲檄屢飛杜秦州詩玉壘雖傳檄擎急捧檄嗚咽李愬擒蔡李祐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為李

密草檄祖君彦自負才審鬱鬱思亂及為李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彦曰跖客半紙檄召羣盜蕭銑曰吾先人國于此若可使剌由徇其情復梁祚因以半紙

檄召羣盜書記文檄豪健舒元與裴度表掌與元書誰敢不從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移

檄請無犯州境鄭綮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傳

檄天下鄭畋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闕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感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𢚩檄至號

令殷然士氣皆起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屬城皆下劉武周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欲破賊故巢戰數數戲

侯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馳檄屬城皆下

占檄諭禍福　李夷簡從帥劔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顒積姦贓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顒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文檄皆出其手　庾抱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檄英王雞　王勃沛王聞其名召署府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　駱賓王能賦詩徐敬業起兵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　黃巢傳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殘曹濮二州妄號大將軍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

操檄　溫廷皓龐勛反以刀脅廷皓使為表佀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

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之

列煬帝十罪 李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

所作皆俚俗語 五代敬翔工書檄客之梁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

文檄如狼毒野葛 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草檄讓高麗 元萬頃李勣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

雉走檄書 遠近同至杜牧賀平党項表

朱耶赤子 盧汝弼為檄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此為梁檄克用

兵檄叢進奏決若流 姚崇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奏決若流

飛書走檄如飄風 李白送安西幕府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

如飄風檄奏翩翩早從軍府元稹授馬揔制羽檄如流星李白古風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軍急羽毛書杜贈李八處處喧飛檄書懷檄筆無與讓韓愈送侯參謀詩

射策四

白公孫弘十上　蕭望之射策　甲科為郎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置之不彰題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對策第一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使使輿詣京師不得而對策第一五十難後漢徐防詣卿上書言學者以章句間五十難以安生穿鑿臣請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

策少明者為高第說不依先師皆以為非也

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 鮑防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穆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世美防知人

言天人相與 文粹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雀元翰文集序權德輿

為同門生 文粹李栖筠文集序修詞射策為同門生權德輿

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 文粹選舉擇賢才疏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辟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又曰良相寧資於射策薛登

痛言理道 文粹權德輿答柳福州書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洪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

武　五

白以威四夷　以遏亂略　以靖四國　武可畏也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立武經

於文止戈為武　無忘武功　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和衆

保大定功豐財　武所以威不執而昭文德　殷湯始伐而有慙

德　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善　奮黃鉞之威

弧矢宣威黃帝　干戈戢難武王　布昭聖武　武之善經下戒而備

武之善經　武不違敵違避也　桓桓武貌　武車不式我武惟揚　以

亂易亂 不武孔王世充三榜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

疾文吏如仇讎劉賁策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 平亂孫伏伽帝語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 治軍韋嗣立建言今之取人肩繼踵故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

武為救世砭劑儒學長槍大劒史洪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五代史三十 圜會百變文粹沈亞之上冢官書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陣師圜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 摧

陷廓清之功韓文序先生之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不稽之權略魏元忠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 武舉起於武后之時武舉盖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

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選舉志

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元稹上裴相書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

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額獵霞張旆剥犀綴革奮目如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别有陳雄賜鉞閫外四十依榆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逐虜則出塞飛烟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者之武威也李庾西都賦

頡頏作氣勢韓愈書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

聲勢而已沙漠收奇勳李白贈何判官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劒起沙漠收奇勳王室此多難高官皆武臣杜送路君虓士爪臣褚遂良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文武相須六

白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以弓喻也時惟理亂道有弛張天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海內未截宜崇七德之功救敝宜去煩文慮危豈在櫂武故原伯廢學而見非向戍弭兵而致誚戎衣木

鐸奉天威以伐叛爰舉干戈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文德武功立武修文允文聖武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弘其用乃殊致臻其極則同歸威加海內武足畏也化成天下文在茲乎斯文未喪戎武惟揚將欲登三不可闕一孔制勝御人魏元忠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經綸之武創業文守成儒學序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主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大聖兼該文武並用文粹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注孫子序杜牧

聖人知兵 同上注孫子序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

兼授二職 裴行儉破鄆支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當征伐之急則先武士 李絳請崇國學疏當征伐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敵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

儒者 徐曠為李密所得世充專制密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

儒教七

白儒風　儒行　儒術　儒服　不敢以儒為戲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云云　化民成俗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君子之儒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禮　周孔之遺風儒家之子　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兹乎　文教　儒流　經國之大端立身之要道　木鐸之教象環之義　清風載揚素業不墮　必謀君子道無為小人儒　洙泗之遺教國家雲屯文士草偃儒風　王者設教勸學為先　君子立身宗儒為本　魯問

哀公問也 秦坑始皇坑儒 鴻儒 腐儒 儒生 豎儒 英儒

文理化成 四術禮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詩書禮樂為太學之教 脩道之謂教禮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四科崇儒九流考藝 逢唐虞之日弘洙泗之風

儒林傳六藝者王教典籍先王明天道正人倫致理之成法 微儒漢平詔太僕于惲等八人微儒有通知往古紀天文歷筭鍾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五經教授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劉歆等至者數十人 小學大學漢食貨志里胥令餘子在序室未任役使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以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知君臣之禮有秀興者移國學因諸侯貢小學之賢于大學命曰造士造成也 孔柳玭夫行道之人德行文

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佚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詔天下家藏孝經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虞世南帝每稱其五絕三曰博學鷹犬聲樂以儒學易元結祖享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杜牧冬至日寄小姪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于清淨文粹常仲孺新修孔子廟碑夫子彰皇燦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闢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于清淨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于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于和平風纚露沐儒學傳序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銳精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問客之所為峩冠講唐虞韓文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

柳晃荅張尚書書 觗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進學解 自晉訖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 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盡詔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儒學序 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同上

儒術八

白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禮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衣逢掖之衣

僻儒漢藝文志或者既失精微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此僻儒之患耳　儒服漢王入彭城叔孫通儒服降漢王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楚制　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　博而寡要儒者六藝傳以千萬數世不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　平當傳經術

以言得失古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者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以日用少畜德多三十而立五經立也

叔孫通曰儒者難以進取可以樂成 儒於道最高 志

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醇不雜也涉獵歷覽不專精也 河間王被

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所適皆行 籯金 遺子黃金滿籯

不如一經 匡衡尤精力過絕人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鼎力

也 匡說詩解人頤 宣帝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

於名實不知所守 言歷覽不專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賈逵字景伯誦

左傳及五經本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長八尺二寸諸儒謂之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 荀淑

字季和博學而不為俗所非也 井丹 通五經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周舉字宣光短陋

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皇甫規見王符記曰博聞強識　博古洽聞　賜書班游博學有俊才與劉向校秘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　以道得民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亂世崇儒後漢劉琨字桓公受施氏易教授弟子常五百人王莽時教授不輟每春秋享社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蓬矢以射　盤盂諸書漢田蚡封武安侯學盤盂諸書注云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戒也雜家書儒墨名法也　孔蕭瑀受經術　王義方淹究經術　託儒為姦祝欽明贊曰後之託儒為姦者可少戒云　專意經術崔元暐少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　博貫文史令狐德棻博貫文史　博貫

經術 柳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 學無不覽 盧景亮少孤學無不覽 以講道為娛 商㑹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為娛 崔鄆 拜侍講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憖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錢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咨謝咸賜錦帛鄆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薛放 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辨擿經史 鄭澣帝使辨擿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

試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吝**邃儒術**曹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西域鸞異書**西域智湛子名昭好學有鸞異書者毋顧笥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求純樸經術士**王琚武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詭譎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劉子玄議孝經**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續五說**劉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不讀非聖書**柳公綽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博知書傳**王龜博知書傳**奇難字遣使者問**曹憲撰桂苑珠叢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之**精故訓學**顏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名重海內**孔穎達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

海內初不之禮及請馬嘉運以孔穎達正義繁醲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質所疑遂大畏服

九經庫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

五經指南王元感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

嗜學王紹宗少貧嗜學

覃思經術尹知章為陸渾令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訢訢然

好學多所研總柳冲好學多所研總

五總龜殷踐猷博學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儒術於我何有哉杜甫醉時歌

以儒學顯顏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

淹該經術啖助淹該經術

雅厚雄邁富嘉謨吳少微天下文章尚徐庾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

書癖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

假直秘書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

邪邑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警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

文選五臣注　呂向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醲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

問內黃　李珽梁太祖牟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五代史五十四

萬卷暗誦　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杜甫可嘆詩

弱不好弄　盧肇進海潮賦狀志在業儒弱不好弄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文粹諸史百子皆披扶無隱汧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韓文公集序李漢

不知儒術　文粹會昌一品序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

鄭亞**六籍奴婢**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上聖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出南部新書

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柳宗元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懃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

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柳文

耒耜筆硯間杜牧上知巳啓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柳宗元起廢答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

言泉百氏腹笥九經文粹

陳章甫書**行道之儒**以是為駕説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

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劉軻與馬植書博學蕭穎士言裴子野當著書其所許可當世者孔述曆之博學而已

太學九

曰化民成俗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教學為先家塾國學

考校考其道藝進退祭菜示敬道也鼓篋遜業既闡文明之教咸五登三將

令儒學之徒問一知十化成文理傳習雅言討論大義揚先儒之風知要道之善書府學宮漢立太學之官樂政崇四術立四教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為序不以尊卑為差比年入學謂每

年也中年考校中年間年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 教之大倫 春誦夏弦日就月將 孔入太學竇抗以帝甥癸貴入太學 勸興太學陳子昂勸后興太學 政教之地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所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 請崇太學以立教本蕭昕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立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

六軍子弟肆業者聽補生員

明教之源

劉蕡文宗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太學明教之源也

攢弁如星

文粹太學講禮記沒指雲來即席之次攢弁如星連袂成帷歐陽詹

鋤犂其中

唐文粹請修太學書與人有棄本之議草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李覯

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

李覯同上

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

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源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奸聖賊可陵德邇迤不知其終同上

生徒無鼓篋之志

李絳請崇國學疏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

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

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同上李絳

四

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 儒林傳序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熠然勃興於是新羅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蹓顧 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嘻嘻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蹓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

學官十

曰君將化人學實為本官能宿業教之所興化民成俗學則為先官苟非人教所由廢冬夏既非失教春秋寧罰有辭學立膠庠士分選造將弘洙泗之風必立膠庠之序考課學令曰諸博士助教計當年以考等級孔劉黃策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歸崇敬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為博士博士考課學生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䘳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鄉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賦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楊綰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

即拜綰國子祭酒

躬講經籍陽城下遷國子司業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專名譽

好文章柳文四門助教壁記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致令

生徒不自勸勵韓文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致令生徒不自勸勵召惇師

老德以為學官儒學傳序帝求師儒貳我成均柳文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之家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寵厲貪凌侍公順之欺偽譎詐侍公信之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榷韓愈納涼聯句凡

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通典

勤學十一

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旨　學然後知不足　小成　大成學之次也　蟻垤比學積功　忘倦　求安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可謂好學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不厭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發憤忘食　絶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絶　欲罷不能　君子求諸己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討論墳典祿在其中學也云云　學而時習之　日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矣　日就月將日有所成而月將大也　待問儒有夙夜强學以待問　多文之富儒有多文以為富　七子之業漢劉歆有七子各授一經　籯金漢書韋賢長孺

子元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聖人重分寸之陰淮南子云 三冬足用東方朔曰臣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自強君子自強不息 鑿壁匡衡字稚圭 帶經倪寬帶經而耡 閉戶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懸頭於梁上時人號曰閉戶先生 下帷董仲舒耽學下帷讀書十七年不窺園圃 映雪孫康 聚螢車胤字武子 刺股蘇秦讀書有睡乃引刀刺股血流於地也 不寢不食甯越少時苦耕疲勞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遂學成 稽古之力後漢桓榮字春卿好學爲太子少傅明帝賜車馬衣服榮陳之庭廡謂人曰此吾稽古之力也 取青紫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也 遜志惟學遜志 學古入官 業廣惟勤

近思切問温故知新學而為已道不遠人為學日益德成而上

入室專門勤苦而成　學惟時習道乃日彰編蒲寫書路温舒牧羊截澤蒲編而寫書讀以忘倦豈不為之勤學也　顓愚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顛墜坑岸其父常以為顓愚幾不知數馬足不覺漂麥高鳳專精讀書夜不息妻常至田暴麥於庭令鳳持竿護雞時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水漂其麥妻還乃悟　王充博覽閉戶潛思

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　蜀向明年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誤謬開門接賢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干時事也　藜牀半穿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隱居好學藜牀半穿也

役志勵精傳癖　書淫杜預有春秋癖皇甫謐有書淫長大勤學魏太祖曰

長大而勤學惟吾與表伯業耳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都養倪寬從孔安國學貧乏為弟子都養

輕彼滿籯纂兹重席

不答侯問魯平叔陵好學不倦不答侯問之禮友以此短之平欣然自得人語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老學蜀向明字臣達事見上注

失羊王育字伯春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羊主責之鬻已以償同上

寫書范汪玄平燃薪寫書寫了讀誦亦通

傭書吳闞澤字德潤傭書供紙筆寫書畢誦亦畢

書肆閱書王充無書游洛陽市閱所賣書見必誦

孔畫地書空寓所習劉仁軌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

不調十年竇威授校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薄威職閑況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

精思不懈

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十餘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誦書不置**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休澣讀書**裴炎補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遊炎讀書不廢**篤學舉高第**韓思復篤學舉秀才高第**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宗室戢年十歲即好學大寒綴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五十餘尚執經**宗室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年老篤意經籍**于休烈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非寢食不輒廢**王起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力于學**鄭肅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夜燃薪**畢諴夜燃薪讀書母卯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晝講經夜著書**裴休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雖甚寒暑卷不釋**將乂結髮志學老而不厭

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韓文吏事倥偬書不去前馬摠入為戶部尚書摠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論著頗多看書到曉那能眠韓愈短燈檠歌此時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研精典墳不告劬勤柳宗元送班孝廉序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柳宗元讀書詩少篤志奚陟少篤志通羣書自力於學王彥威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老益勤賈耽嗜觀書老益勤夜分讀書杜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手不置書郭元振手不置書業精于勤荒于嬉甄逢自力讀書每開經輒袚濯束帶危坐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

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荅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燃葉柳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燃葉照書

未嘗廢卷馬懷素篤學手未嘗釋卷

求為吏隷集賢院竊院書讀陽城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隷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好學不倦崔元翰其好學不倦

未曾一日去書不觀權德輿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

夕翺翔乎藝苑朝䮂騖乎書林夕翺翔乎藝苑韓文復志賦

孜孜孜孜焭書案譬彼鳥黏黐韓文

一月讀一箱冬至日寄小姪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勤勤懇懇於歲時寘力于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怏作者之聞見柳宗元上崔卿

懸刺伏念臣夜無脂燭則爇薪蘇晚恨頑寘亦嘗懸刺進海潮賦盧肇

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雋造之科獨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賛皇一品集上尊號玉冊狀

晝樵夜然馬懷素師事李善貧無貲晝樵夜輙然以讀書

博通經史不知寢食韋述性嗜書元行沖藏書數車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讎比勤勤陸龜蒙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

熊膽丹柳仲郢母善訓子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丹使夜咀嚥以助勤

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韓愈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如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經年不出墅門舊史裴休兄弟同學于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杜詩

兄弟五人勵志讀書張知謇與兄弟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舊史

力學淹該書記趙武

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夜字照藜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心報茲劬勞顯杜八哀詩

刻意墳典褚無量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眾異之

讀古聖人書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漿美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陸龜蒙論文

日閱書于肆徐文遠避亂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舊史

飲水棲衡講誦不輟崔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梠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呂諲志行修整勤於學業

鄭肅苦心力學

好著書李德裕以器業

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奬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初貶潮陽雖蒼黄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

處若忘行若遺 學之二十年餘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乎心而注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韓文

鑽仰沉研如是者十年 鑽仰沉研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元稹

廢墮十二

白息焉游焉 教所由廢

扑作教刑 扑檟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詩子衿刺學校廢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挑達游墮也

不學將落 傳曰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騫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

其亡乎上陵下替周亦其亂乎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牆面而立子曰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汚也　既忘祿在其中是謂民斯為下　當少壯之歲輕分寸之陰　懷居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　學非時習道則日亡　學之不講　不帥教鄉簡移之　學人舍業　懷安敗名　晝眠邉韶字孝先弟子嘲曰邉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愛晝眠　不思時習好務晝眠　孔父怒楚督之唐劉子元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　稍怠則立堂下皐陟教子允就學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　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柳宗元寄許孟容不能勠力盡瘁文粹劉岩未與段校理書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

先聖學校之官廢劉蕡策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

過時十三

白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敏謂及時也禮太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謂年未十五時當其可之謂時謂年二十成人也發然後禁則

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時習　五十學易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歲月往矣陸羽師拘之令薙艸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食主者鞭苦因嘆曰歲月往矣柰何不知書　年雖老讀書不廢夜唐王元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高適舊史

幼學十四

白人生十年曰幼學　禁於未發　志學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父之罪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　當竹馬之年就杏壇之

列互鄉之童始聞絜己楊氏之子終見參玄楊子曰吾家童烏九歲而預我參玄佩觿之幼帶經之勤年始佩觿心在鼓篋克岐克嶷言幼有所知小成大成學也雖未能負薪庶人之子幼曰未能云云而已從釋菜示敬道也外傅十年學樂舞勺能食能食教之以右手能言教之以鞶帶以韋為之始勤蟻垤之功永詠鹿鳴之什凡學始誦鹿鳴四牡黃華孔少有名號三少李嗣真直洪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祖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驚其可教文粹元積寄樂天書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跪問湯誓高定七歲彊學有成人風蘇詵

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題曰吾家有子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韓文幼嗜學母韓嘗和熊膽丹使夜咀嚥以助勤唐史柳仲郢黄卷中與聖賢對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誦書不置曰黄卷中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

白孔六帖卷八十七